

特稿

1954年10月1日，邛崃县在文庙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临时搭建的木结构舞台上，县委、县政府领导致辞，表演文艺节目后，沿街举行了盛大的群众游行。（唐大力 提供）



从旧军人到红司令

肖岚执笔 百冶校勘



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肖绍成。
(肖岚 提供)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离我祖父——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肖绍成去世已有 28 年。他从旧军人，不断受红色革命和共产党人的影响，最终选择脱离蒋政权，投身红色武装，迎接解放，建立新中国的光明道路。他不平凡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弃工从戎

祖父肖仕宏，字绍成，祖籍江西吉安，四川省大邑县王泗镇人。1900年 10 月生于一个私塾家庭，在家中排行末五，独子。少时随父读书，聪颖过人。14 岁考入大邑县办的乙种工业学校，学习织染一年有余，因家贫辍学。为挣钱贴补家用，常为寺庙抄写经文，或代写书贴、联语。16 岁进盐店当学徒，常背盐赶集，往返于新场等地。尔后，去新津县一家染纺铺当学徒。工作繁重，饥不裹腹，不久大病一

场，家里雇人用鸡公车将他推了回来。

1918年秋，18岁的肖绍成考入刘成勋部学兵营，半年后结业任班长。在学兵营，他结识了邛崃人孙宏图，大邑人王安康、张子英等，成为莫逆之交。1921年秋，肖绍成以亲戚关系赴宜宾，进入刘文辉混成旅某团参谋长黄汉丞部。黄见他体魄健壮、谈吐不俗、懂军事又有文化，遂向刘文辉推荐他出任排长。祖父从此置身川军，前后近28年。

因做事得力，肖绍成不久便升任连长。时刘文辉为扩充、培植军事实力，举办了各种军校，培训中下级军官，祖父也奉调到军官传习所受训。受训期间，他才华出众、操课均优，深得刘文辉赏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何克希、毛国懋、陈明阳等人，并成为知心朋友。

1927年初，肖绍成升任营长。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孙宏图因参加共产党员吴玉章组织的活动，被捕关入成都沃水庙监狱。祖父得知消息后，立刻面见刘文辉力保。1929年，肖绍成改任24军政治学校中队长，其好友何克希为分队长。其时，何已是中共党员，二人交往甚密，祖父在思想上开始受到何的影响。后来，何克希出任中共达县军委书记，参加川北暴动，失败返回时刘文辉已败退雅安。在祖父推荐下，何乃赴雅出任《川康新闻》社社长，并利用这一阵地，反对刘湘和蒋介石。1934年秋，何克希赴上海找党组织，祖父拿出自己的薪奉资助他。1954年12月，祖父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时，已是解放军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员的何克希，在西南代表名单上见到祖父的名字，异常兴奋，立即驱车到北京饭店与他会面。

1932年10月1日，刘湘、刘文辉“二刘”大战揭开序幕。同年12月，双方各投入10万以上兵力在荣县、威远大战，1933年5月7日，爆发了刘文辉部与邓锡侯部的毗河之战。刘湘乘机联合邓锡侯、李家钰、罗泽洲等向刘文辉发起总攻。7月8日，刘文辉被迫放弃成都，退守岷江。不久，200里岷江防线崩溃。当时，祖父所在的第五

旅负责垫后，由于寡不敌众，被包围在温江周家场。次日，祖父借晨雾弥漫，身先士卒，以五旅参谋长之职指挥突围，掩护刘文辉部向雅安一带撤退。赶上刘文辉后，刘告知所属驻防雅安的一个团即将叛变，如其得逞，后路将被截断。

祖父临危受命，跨马佩枪，只身一人飞驰闯入驻雅安青衣江畔的李团，并大声疾呼“李团长”！李忽听有人单闯军营，亲自出来察看。见是单骑一人，并不在意。上前搭话时，祖父迅速掏出手枪向对方连开数枪，李倒地毙命，全团官兵目瞪口呆。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祖父飞身下马，拿出刘文辉手令宣布，李勾结敌军，准备叛变，即行处决。众官兵群龙无首，面面相觑，只得重返营房待命。刘部转危为安。

1933年8月9日，刘湘与刘文辉联合通电，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四川最后一场军阀混战结束。肖绍成因掩护撤退和平息叛变有功，又是大邑同乡，即被刘文辉任命为24军第五旅主力21团团团长，驻守天全、荥经一带。

遭遇红军

1935年5月22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区，与彝人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顺利通过彝区。24日晚，占领四川石绵县上游大渡河畔重镇安顺场，发起了历史上、军史上极为重要的大渡河战役。

25日开始，红一师杨得志团18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大渡河此时正值涨水期，水急浪高，架桥已无可能，形势紧迫。26日晚，朱、毛、周、张等到达后，命令红军在两天内夺取泸定县的泸定桥。

蒋介石此时坐阵成都，亲督刘文辉部抵抗，刘本人也于5月27日抵达汉源县督战，在大渡河两岸布重兵防守。祖父肖绍成属刘部24军第五旅第21团，本来驻守天全、荥经一带，奉命于5月24日赶到汉源县安顺场大渡河东岸以北30多公里处一个地势险要、名叫挖角



1935年5月27日，右路纵队红军先锋团首先在离挖角坝20多里处与肖绍成团的前哨交火。

坝（现为挖角村）的地方布防。他是由第五旅抽调到大渡河（泸定）防线，在第四旅的防区上去加强防守的主力团。

由于祖父多年受好友、共产党人孙宏图、何克希的影响，对共产党有一些肤浅的了解，再加上他本驻防荣经，却要调到别人的防区去打红军，内心很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服从命令，所以一直拖延，直到5月24日晚才仓促赶到目的地。

红军25日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到达东岸后，组成右路军，于27日拂晓即发起了对大渡河东岸往泸定桥方向沿途守敌的进攻。正面进攻祖父肖绍成团的是红一师先锋第2团，团长龙振文，政委邓华，是红军中有名的虎将。但挖角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27日下午1时许，右路纵队红军先锋团首先在离挖角坝20多里处与祖父肖绍成团的前哨交火。祖父的侄子、前锋连连长王文俊连的防御工事都还没挖好，红军就冲了上来。他们抵挡不住，边打边退，一直退回挖角坝大本营。祖父见他们跑回来，并未责怪，即考虑如何保存实力，

又不与红军硬拼之策。权衡再三后，他下令全团放弃挖角坝要隘，竟不给上司打招呼，就带领全团人马一口气跑到石棉县的王岗坪，并连夜返回了他的原驻防地荣经县城。整个大渡河战役中，红军未在挖角坝遭到损失，祖父的团也未有折损。

红军在大渡河战役取得的胜利，使蒋介石恼羞成怒。1935年6月，他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并责成刘对贻误战机的属下从严处置。在蒋的威逼下，刘文辉对参战的旅、团长分别进行了撤职、降职处分，祖父肖绍成被撤团长一职。但刘因祖父将整个团的实力保存下来，而其他布防的两个团均损失惨重，不但没有责怪，反而暗中庆幸。他特地赠送1000个大洋，要祖父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看情况再说。

当年年底，祖父由刘文辉推荐，到蒋介石在峨眉山报国寺举办的川、康、滇、黔军官训练团接受军训，“反省”学习一年。

暗助革命

1937年，刘文辉全家从雅安迁往康定。1939年，国民政府决定西康建省，任命刘文辉为省主席，以康定为省会。祖父肖绍成重新被刘文辉任命为康定警察局长，负责省会治安事宜。

次年，我祖父在荣经的妻兄兰肇明（中共党员）、妻堂兄兰肇恒（又名李止舟，1939年任中共康定特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市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受董必武派遣，到康定找我祖父，以经营茶叶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祖父遂以郎舅关系，将兰肇恒引荐给刘文辉。刘见其洞察时务、谈吐不俗，兰家又是荣经望族，乃委任兰肇恒为西康省政府咨议，我祖父则委任兰肇恒为警察局秘书，兰肇明为警察局科长。

“二兰”以公开身份为掩护，宣传中共抗日救亡主张，兰肇恒妻子方伯良还组织康定师范学校学生演出抗日话剧。上述活动引起了蒋方

特务的注意，多次向我祖父提出警告。祖父则说：“他们都是些大少爷、大少奶奶，共产党要革他们的命，怎么会是共产党呢？宣传抗日是青年人的爱国行为，不必大惊小怪。”一次，他在笑谈时间“二兰”是不是共产党？“二兰”反问：“你看我们像不像？”事实上大家已心照不宣。不仅如此，据陈文《川西黎明》记载，祖父后来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时，曾谈到这段历史。他说：“就在那时，他们给我讲了红军的历史，讲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使我思想又有了新的转变。”

1939年，祖父赴重庆考察警务，“二兰”以随员同行。路上，他曾向“二兰”表露过加入共产党的念头。兰肇恒到重庆后，向中共南方局领导何长工、蒋南翔作了汇报。何、蒋表示，肖绍成留在党外比在党内作用更大，可以作为我党可靠的统战对象。

后来，祖父在成都租赁槐树街3号住家，与兰肇恒的42号房为近邻，两家来往密切，思想认识和政治抱负也渐趋一致。有时，为了工作，兰肇恒还经常以约祖父下乡作掩护，在成都鸡头桥茶馆内与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工委书记的陈子健接头。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二兰”相继撤回了延安。

1943年，肖绍成被调往西昌，任刘文辉部24军136师副师长、少将参军兼西昌城防司令，参与了以刘文辉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与蒋介石任命的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的斗争。1947年，136师师长刘元宣升任24军代军长，常驻雅安，由我祖父代理136师师长。时大邑同乡、盐源县田粮处处长、1930年入党的地下党员邹趣涛，被贺国光以贪污罪判刑12年，想以此抓住刘文辉通共的把柄。刘元宣乃密电136师，商量解救办法。我祖父乘机与下属亲信秘密商定了武装劫狱计划。

一天深夜，月黑风高，肖绍成亲自调集、指挥手枪队的十几名大邑籍军士，荷枪实弹前往西昌监狱。队长西玉成高呼：“开门！开门！”狱警问啥事？答：“奉命提审邹趣涛！”狱警慌忙报告监狱长。监狱长出门一看，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十几名全副武装的军士一字排开、

清一色的手枪、两眼圆瞪、神情威严。他暗想，来者不善，只得乖乖将邹趣涛交给喊话的军官。酉玉成一行带着邹趣涛穿过几条小街小巷，疾步走到西昌城外一片开阔地。酉走到邹身旁打开手铐，在他耳边说了声“快跑”。过了一会儿，酉玉成高喊：“邹趣涛跑了！邹趣涛跑了！”众军士会意地向天空胡乱放一阵枪后，酉玉成带队返回监狱，向狱方谎称邹趣涛趁天黑已逃跑。狱方只得据实上报，最后不了了之。

不久，邹趣涛由云南转回成都，与我祖父相见甚欢。1948年9月，邹介绍祖父加入中共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同志会，负责做国民党和军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并与川西地下党留蓉工作部发生了组织联系。新中国成立后，邹一直与我祖父关系甚好，1992年祖父去世后，他还在《成都晚报》专门登载了一篇题为《九十老翁肖绍成，与党休戚大半生》的纪念文章。

投身斗争

1948年，刘文辉对属下仅有的136、137两个师进行了主要人事调整，将他的女婿伍倍英派往136师任师长。伍上任后，刘还保留了祖父肖绍成的副师长职务。但伍自恃是刘文辉女婿，骄横跋扈，常与祖父发生龃龉。1948年8月，祖父愤然辞职，回到了成都家中。

1949年春，已是新民主主义同志会成员的肖绍成在中共川西临工委领导李维嘉、周鼎文、李安澜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李维嘉后来回忆：“通过肖绍成同志的一些关系，我们先后同24军一些将领和中级军官建立了联系，其中有24军刘元宣代军长、杨家帧参谋长、毛国懋副师长、陈明杨团长、吴剑舟营长等。川西地下党武装只要一进邛崃、名山、雅安川康地界，即为我们提供有力的掩护，最终为刘文辉将军顺利起义奠定了基础。”此时，祖父的子女们已经与地下党组织有了密切的关系，他在老家大邑王泗的住家和长女肖伍英（离休干部）在崇庆县安顺场小学的住家，均已成为中共川西地下党

重要的联络据点。他在成都娘娘庙街将军衙门 58 号的住所，也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掩护联络站。

1949 年 4 月，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23 日，南京解放。祖父接受长子肖国琳（离休干部）的建议，并派他到大邑县安仁镇刘元宣公馆送信，力劝刘文辉举起反蒋义旗。

按照地下党领导周鼎文、李安澜的要求，当年，祖父派四子肖国全（我父亲，又名肖西华，离休干部）持他的信函到 24 军驻防邛崃土地坡的好友陈明阳团部，深夜从陈团弄来 4 挺机枪和 60 箱弹药，经邛崃南河坎用小木船运回，加强了川西地下党的武装力量。同时，祖父还亲自做王泗乡原乡长、时任邛、大边防大队长揭元龄的工作，使其交出掌握的 30 多人枪，接受地下党武装组织的改造和指挥。为了培养更多熟悉军事的地下党干部，他又动员仍在 136 师任职的侄儿王文俊回乡教授。为了满足游击队的粮草供应，他还做好了王泗乡仓库主任叶腾香的工作，使叶同意“备下粮草为我所用”。不久，川西地下党调肖国全到雅安工作，祖父特地给 24 军代军长刘元宣写信，使他当上了川西地下党与西康省民盟主任彭迪先（时任川大经济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川大校长、四川省副省长）的联络员。

是年夏秋之交，由中共川西地下党领导的大邑地区“二·五减租”斗争迅猛开展。8 月，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决定派兵镇压。他调集省保安部队 3 个团和 1 个营，加上邛崃、大邑的自卫总队共 1 万余人，到大邑、邛崃、崇庆等地“清乡”。9 月 4 日，祖父的三子肖国珂（中共党员，革命烈士，王泗小学副校长，负责大邑地下党的情报工作）在祖父好友陈拙修处得知次日即开始清乡的消息后，迅速通知组织，安排同志转移，自己则留下来做销毁文件等善后工作。伪大邑县长徐元勋率领的清乡队破门而入，将他逮捕，未经审讯就将他杀害于三岔乡，年仅 21 岁。时成都《新民晚报》登载：“破获中共邛、大地下军区，肖匪绍成之子肖国珂，临刑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

祖父在成都的报纸上看到儿子牺牲的消息，当即与长子和家人化

装成商人，雇了一辆汽车连夜前往雅安躲避。第二天，成都各大报纸发出通缉“肖匪绍成”的布告，悬赏捉拿祖父。

爱子被害，家人外逃，使我祖父受到极大震动。在雅安，他找到地下党组织领导李维嘉、周鼎文、李安澜，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川西边临工委郑重研究，决定派周鼎文代表党组织找他谈话，并由周做他的入党介绍人。1949年10月，我祖父肖绍成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雅安，中共川西边临工委租用苍坪山7号房为领导机关，正式开展筹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等工作。这时，周恩来通过秘密电台指示刘文辉“大军行将西指”，要他“积极准备，相机配合”。刘转告我祖父，如蒋军从西康撤退，望地下党的游击队能与他一起行动。祖父即向地下党领导转达。经过充分准备，一个月后，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切断胡宗南逃往西康的路线，经中共川西边临工委批准，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决定任命肖绍成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李维嘉为政治委员、周鼎文为副司令、李安澜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血战黎明

1949年12月初，中共川西边临工委决定，将游击队主力集结于胡宗南、王陵基部队退路侧面的邛崃、大邑一带钳制，配合解放军解放川西。随即派纵队副司令周鼎文到邛崃，斜江支队司令王汉卿到大邑一带集结队伍，并将游击纵队大渡河支队、名雅邛支队等集结于名山县城。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12日，集结于名山县城的各纵队支队召开誓师大会。祖父肖绍成主持会议，副政委李安澜宣读了《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告全省人民书》，政委李维嘉作战斗动员，号召全体游击队员用鲜血和生命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这期间，成都至雅安的要道上出现了一支新型的队伍：他们

个个臂带红袖章、肩扛各式武器；人人情绪饱满、斗志昂扬。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向西逃窜的 50 万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积极配合解放军，参加了全国大陆解放的最后一次战役——成都战役。

在成都战役中，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旗开三捷：一是马岩岭遭遇战。肖绍成指挥直属大队抢占马岩岭右侧高地，给省保安团以迎头痛击。二是水口场攻坚战。祖父指挥部队集中火力，迂回冲杀，击溃丁有光、白光明的反共救国军团，攻占了水口场镇。三是石坡阻击战。祖父指挥纵队 1000 余名战士，配合岷山支队和邛大边支队的游击队员，在石坡乡境内包围了胡宗南部向西康逃窜的王克俊 21 军。经过一天一夜的猛力阻击和奋勇拼杀，迫使敌 21 军投降。

石坡战斗结束后，纵队率大渡河支队、名雅邛支队和直属大队移师大邑干洒乡，将纵队队部设在祖父家。队部通过电台与中共西南局取得联系后，又指挥大邑斜江支队、邛大边支队、岷山支队、崇大新支队和临邛大队，各自为战，遍地开花，配合解放军消灭胡宗南残



1950年元旦，解放军二野第 12 军在邛岷桑园机场与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胜利会师。

部。同时，各支队还主动给解放军带路歼敌、押送俘虏、筹集粮草、运送物资等。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战，配合解放军终于歼灭了国民党胡宗南军大部分残部，粉碎了李文兵团向西康省撤退的计划，取得了成都战役的彻底胜利。

据《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第一卷：1923—1949）记载：在这一场战役中，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共计直接俘虏敌军 3000 余人，缴获各种武器 3000 余支（挺）及其他军用物资。



肖永银将军。

游击队员也牺牲了约 80 人。在游击纵队配合解放军追歼敌人的同时，纵队领导下的“留蓉工作部”和一些外围组织成员也抓住时机，利用各种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开展对国民党军政单位和个人的统战、策反工作，对他们起义投诚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1950 年元旦，解放军二野第 12 军在邛崃桑园机场与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胜利会师，并召开会师祝捷大会。副军长肖永银和纵队司令员肖绍成的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在纵队游击队员与解放军战士的兴奋交谈中，12 军随军记者拍下了这一弥足珍贵的照片，将历史的画面定格在川西平原纵横交错的原野上。

成都解放后，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宣布解散。其下属部队主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参加当地的剿匪；另一部分开赴朝鲜战场。1950 年，祖父肖绍成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温江军分区副司令员。1952 年，被任命为眉山地区行署副专员。1953 年，被任命为乐山地区行署副专员。1954 年调回成都工作，先后担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届）、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常委、民革成都市代主任委员等职。在此期间，祖父无论是做军分区领导、



1951年，肖绍成任眉山专区专员时慰问解放军。（肖岚 提供）

地方政府领导，还是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都竭尽所能，廉洁奉公，不辞劳苦，辛勤工作。在抗美援朝期间，他还将成都市娘娘庙街58号的私人住宅（解放前被称为肖公馆）无偿捐献给国家。

1991年2月1日，祖父肖绍成无疾而终，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道路，享年91岁。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如山似海的花圈和催人泪下的哀乐声中，祖父的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成都、大邑、邛崃、名山、眉山、乐山、雅安等地和川西各地的亲友、战友、同志、同乡及四川省军区的有关人员赴蓉吊唁者达300多人。在众多的挽联中，有两副异常醒目。一副是他家乡大邑县政府的挽联：“一门尽忠烈，三代满堂红。”另一副是成都市政协的挽联：“实事求是讲真话，艰苦奋斗为中华。”

资料参考：《中国共产党成都历史》《川西黎明》《刘文辉史话》《红军长征大渡河战役》《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等。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张朝辉提供）